

乡

FROM

土

THE

中

SOIL

国

费孝通 著

乡

FROM

土

THE

中

SOIL

国

费孝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土中国 / 费孝通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9

ISBN 978-7-5699-2565-4

I. ①乡… II. ①费… III. ①农村社会学—研究—中
国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1263 号

乡土中国

XIANGTU ZHONGGUO

著 者 | 费孝通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领读文化

责任编辑 | 孟繁强

装帧设计 | 领读文化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金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4.75 字 数 | 86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565-4

定 价 |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阅读《乡土中国》的价值 |

赵旭东^①

1948年前后，也就是在中国的家国命运将面临一场可能有的新选择面前，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了这场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大抉择之中去。当年的费孝通，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作为一个有着完整英国人类学训练背景的社会学家，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讨论之中去，他在云南呈贡的魁阁，作为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一位教授，领导着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及那里的真实存在的人怀有极大兴趣的研究小组。他自己通过实地调查去为学生们讲授“乡村社会学”这门课程，课余所留存下来的文字得到发表，成为了《乡土中国》

^① 赵旭东，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100872）；
Email: zhaoxudong@ruc.edu.cn

这本书的原型。这些文字是在报刊编辑的不断催促之下而一篇篇地发表出来的，由此而引起超越学生群体的更为广大的公共读者的共鸣。

这可谓是田野调查研究的附属品，是一个实地研究者借文字去描摹中国的基层社会其可能的结构或者不变的东西是怎样的；同时，也是在那样困苦的年代里，不得已“为稻粱谋”来换取稿费去维持一种原本不可持续的家计的附属品；同时也是在一种内忧外患的痛苦挣扎之中所自然流淌出来的思想情感的附属品。用费孝通后来的评价就是，这些文字根本是在探讨“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在抒发着自己对于理想中的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将会是怎样的，它未来究竟会有怎样的一种变迁和转型，而这样的一种中国叙事的构建，又必然是以现实之中的中国究竟是怎样一副面貌为基本前提的。

这个现实的中国，这个我们可以真正去把握的中国，便是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是在基层的基本的社会结构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乡土本色”的乡土中国。这种“乡土本色”并非单单是指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土地这一方面而言的，而是指人和土地

之间的一种最为紧密的连接。由此，人的生老病死似乎都跟某一块土地的存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彼此之间不能够有哪怕是些许的分离，人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又终老于斯，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一种生命循环，而由此种循环所构建起来的便是可以持续运转的循环社会。很显然这种循环的基础就在于由人和土地之间关系而生长出来的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根本上是一种差序性的关系，即被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的一种差序性的关系，做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像一块石头打进水中向外所激荡出来的一圈圈的涟漪一样，越是靠近水波纹中心的地方，越是会表现得力量强劲或关系紧密，而越是远离中心的，便越是表现得力量薄弱或关系疏远。

换言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之中，人和人之间往往是通过某个个人的自我，并以此自我为中心而不断地向外延伸出去的。这是以一种自我主义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并与西方的那种由一群人所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团体的有似一捆柴或者有似俱乐部一般的“团体格局”的形式是大为不同的。在此种差异之中，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会更为强调彼此关系的距离形态构成，跟团体格局的彼此均等性的等距离关系形态大为不同，因此在差序关系的社会之中，凡事都要去攀一个交情，去拉一下关系，以此明了彼此

之间的距离，总之，这种关系距离的明晰背后实际上都离不开一个“私”字，彼此的关系也便是一种私人的关系。因此在行为上、道德上以及情感上都会以这种关系的亲疏远近来作为一种评判的标准。关系如果近，那凡事都好商量，一路便是开绿灯；而关系远，则会表现得彼此冷漠，所有的事都想尽办法设卡阻止，相互也没什么真正利益上的往来可言，更无所谓可能有的彼此之间的一种深度的交往、信任和共事。

这种基于私观念的差序格局构建，核心或者关键也恰恰就是在这一个“私”字上面，社会之中充斥着种种的私人的道德，私人的行动逻辑以及私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的构建，如果不属于是私下里的“自己人”，便什么事情都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展开以及事业上的有所作为。这无疑是基于一种土地的农业生产所特有的关系模式，并且在没有一种共同性的或者普遍性的神学信仰的观念下，所突出表现出来的一种家族主义以及地方性关系主义建构的文化模式。它会更为强调彼此之间的基于私的友爱和亲密，相互之间需要预先有一种关系的确认，之后才有彼此之间交往规则或原则的启动，如果对方是属于亲人关系的，那所呈现出来的可能是一套的规则；而如果不是亲人的，特别的还属于是一种“见面生”的陌生人的关系，呈现出来的则又是另外的一套规则了，

所谓不分语境和彼此关系的一种普遍性适用的法则在这种关系的文化之中是无法真正有用武之地的。这一点在我看来可能便是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最为重要的一个发现，因为它无意之中点破了一个未来新型国家构建的基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推算一下，《乡土中国》一书的初版到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年了，但是阅读它的人却不分年代和学科的与日俱增，年轻的人从此种阅读之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由此而可以抓住事物的本质，不会为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所左右；而年长的人在此阅读之中会感同身受地领会到中国社会自身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在一种前后、上下以及左右的社会与文化的比较之中，切实感受到乡土中国其真正的存在价值。而不同学科的人，只要他们一触碰中国的研究，只要他们想去探寻中国存在何以可能，还有中国的文明以及文化何以可能，那所有这些问题的询问都会使他们很快地远离自己学科的那些教条和定律，而会令他们惊讶地找寻到《乡土中国》这本书的理解线索，从一种看似模糊实际精确，看似随意实际微言大义，看似简略实际却充满着无限复杂性和可解释性的空间的张力之中，中国意识得到了一种突显，而这恰是《乡土中国》这本书所能带给我们的真正永恒魅力之所在。

应该清楚的是，时代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问题依旧；中国在不断地得到书写，但超越性的认识却越来越难有所得。我们或许太多的研究，但是我们缺乏哪怕是一丁点的洞见。一个人又一个人所写书在了一本本的积累起来，厚度也在不断地增加和超越，但是可以去仔细比较一下，对于中国的理解，在我们华丽的书桌上最后能够铺展开来的，除了《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们似乎还真的不太容易去找到另外的一本。可读的书显然会有很多，但是可以静下心来让人细细品味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毋庸置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本，只要你谈论中国，这本书总也是无法真正可以绕来去的。显然，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字上的通俗易懂且内涵丰富，更为重要的还是它所揭示出来的中国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搁置许多空洞的讨论，成为直观这个世界的一把钥匙。有谁可以否认，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所构筑的中国意识能够真正离开“乡土”这两个字去获得一种额外的理解呢？当然，乡土并不是中国的全部，但是对于核心价值的讨论却无法避开对于乡土问题本身的追溯，这恰是《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又一价值所在，也是我们今天还要不断去重读它的真实理由的所在。

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写于亦乐斋

扫一扫，
收听有声版 



重刊序言 |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交代清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

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闻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犹豫过。所以该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发表”。“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尝试什么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

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离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联书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意他们的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 Ideal Type 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 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工夫。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客观的条件，我没有能在这方面继续搞下去。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从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而今老矣。回头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奉献给新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想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1984年10月11日

目 录
Contents

阅读《乡土中国》的价值

重刊序言

乡土本色 — 001

文字下乡 — 010

再论文字下乡 — 019

差序格局 — 027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 038

家 族 — 047

男女有别 — 055

礼治秩序 — 063

无 讼 — 072

无为政治 — 079

长老统治 — 086

血缘和地缘 — 094

名实的分离 — 104

从欲望到需要 — 111

后 记 — 119

扫一扫，
收听有声版 



乡土本色 |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

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東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